

曾國公藩自祀

曾

國

藩

日

記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四版

▲會國藩日記▼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

不准
照樣
翻印

句讀者 陶樂勤

出版者 大中書局

分局 南京花牌樓
杭州羊腰街 大中書局

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
如里七號 大中書局

曾國藩日記

湘潭王啓原編

崑山陶樂勸點校

問學

夜深，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，隨手鈔記，實爲有益；尙未有條緒。〔辛丑月正〕
學問之事，以「日知月無亡」爲吃緊語；文章之事，以「讀書多，積理富」爲要

○（辛丑二月）

讀書之志，須以困勉之功，志大人之學。（辛丑三月）

至鏡海先生處，問檢身之要，讀書之注。先生言：「當以朱子全書爲宗。」時余新買此書問及，因道：「此書最宜熟讀——卽以爲課程，身體力行——不宜視爲瀏覽之書。」又言：「治經宜專一經；一經果能通，則諸經可旁及。好遠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。」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。又言：「爲學只有三門：曰，義理；曰，考核；曰，文章。考核之事，多求粗而遺精，管窺而蠡測；文章之事，非精於義理者不韻。至經濟之學

，即在義理內。」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？答曰：「經濟不外看史；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；歷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」又言：「近時河南倭良峯——仁——前輩，用功最篤實：每日自朝至寢，一言，一動作，飲食皆有劄記；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檢，皆記出。」先生嘗教之曰：「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，便是閑邪存誠。」又言：「檢攝於外，只有「整齊嚴肅」四字；持守於內，只有「主一無適」四字。」又言：「詩文詞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；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，彼小技亦非所難。」又言：「第一要戒欺，萬不可揜著」云云，聽之昭然若發矇也！（辛丑七月）

倭良峯前輩先生言：「研幾工夫最要緊；顏子之有不善，未嘗不知是研幾也！」周子曰：「幾善惡。」中庸曰：「潛雖伏矣！亦孔之昭。」劉念臺先生曰：「卜動念以知幾。」皆謂此也！失此不察，則心放而難收矣！又曰：「人心善惡之幾，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。」（壬寅正月）

◎ 靜坐思：心正氣順，必須到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田地，方好。（壬寅正月）

默坐思：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；雜念憧憧，將何以極力掃卻，勉之！（壬寅正月）

吳竹如言：「「敬」字最好。」予謂須添一「和」字，則所謂敬者，方不是勉強一

持，卽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。(壬寅正月)

誦養氣章，似有所會，願終身私淑孟子；雖造次顛沛，皆有孟夫子在前，須臾不離；或到死之日，可以仰希萬一。(壬寅正月)

心得語，一經說破，胸中便無餘味，所謂德之業也！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！(壬寅正月)

易大壯卦象大衆，正與養氣章通。

「靜」字全無工夫，欲心之凝定，得乎？(壬寅正月)

晉卦，「罔孚裕，無咎。」裕，難矣！中庸明善誠身一節，其所謂裕者乎？(壬寅正月)
精神要常令有餘；於事則氣充，而心不散漫。(壬寅正月)

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，一日姑待後來補救，則難矣！况進德修業之事乎！海秋言：「人處德我者，不足觀心術；處相怨者而能平情，必君子也！」(壬寅正月)

讀書窮理；不辨得極虛之心，則先自窒矣！(壬寅正月)

「咸恆損益」四卦，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。(壬寅正月)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於習之不熟，由於志之不立，而實由於知之不真。若真見得不主

一之害心廢學，便如食烏啄之殺人，則必主一矣！不能主一，無擇無守，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，亦只算游思雜念；心無統攝故也！（壬寅正月）

異乎水而上水，頗悟養生家之說。（壬寅）

良峯前輩言：「無間最難，聖人之純亦不易。顏子之三月不違，此不易學；即日月之至，亦非諸賢不能。」至「字」字終宜體會，我輩但宜繼續繼續，求其時習而說。」（壬寅）存必則緝熙光明，如日之升；修容則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鎮。內外交養，敬義夾持，何患無上達？（壬寅十一月）

至昏雲處，看渠日課。昏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，閱之喜極無言。平日好善之心，頗有「若己有之」之誠。而前日讀筠仙詩，本日觀昏雲日課，尤中心好之也！（壬寅十一月）樹堂來，與言養心養體之法。渠言：「舍靜坐，更無下手處；能靜坐，而天下之能事畢矣！」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；所言皆閱歷語。靜中真味，終能領取。又言：「心與氣總拆不開；心微浮則氣浮矣！氣散則心亦散矣！」此即孟子所謂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！」（壬寅十月）

神明則如日之升，身體則如鼎之鎮；此二語可守者也！惟心到靜極時，所謂未發之

中，寂然不動之體，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。意者只是閉藏之極，逗出一點生意來，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？貞之固也，乃所以爲元也！蟄之坏也，乃所以爲啟也！穀之堅實也，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！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，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！此中無滿腔生意。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，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！然則靜極生陽，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！息息靜極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？顏子三月不違，亦可謂洗心退藏，極靜中之真樂者矣！我輩求靜，欲異乎禪氏入定，冥然罔覺之旨；其必驗之此心，有所謂一陽初動，萬物資始者，庶可謂之靜極，可謂之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也！不然，深閉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爲靜，而生理或幾乎息矣！況乎其並不能靜也！有或擾之，不且憧憧往來乎？深觀道體，蓋陰先於陽信矣！然非實由體驗得來，終掠影之談也！（壬寅十一月）

人必中虛，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；蓋實者，不欺之謂也！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造僞言以欺人；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！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。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！是故誠者，不欺者也！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

！無私著者，至虛者也！是故天下之至誠，天下之至誠者也！當讀書，則讀書，心無著於見客也！當見客，則見客，心無著於讀書也！一有著，則私也！靈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，是之謂虛而已矣！是之謂誠而已矣！以此讀無妄，咸，中孚三卦，蓋扞格者鮮矣！（壬寅十一月）

凡作文詩，有情極真摯，不得不一傾吐之時；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原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讀書，積理之功也！若平日醞釀不深，則雖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達之，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。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，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。至於雕飾字句，則巧言取悅，作偽日拙；所謂修辭立誠者，蕩然失其本旨矣！以後真情激發之時，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；如取如攜，傾而出之可也！不然，而須臨時取辦，則不如不作；作則必巧偽媚人矣！（壬寅十一月）

在何宅聽唱崑腔，我心甚靜且和；因思古樂陶情淑性，其入人之深，當何如！禮樂不興，小學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！

竹如教我曰：「耐。」予嘗言竹如「貞」足幹事，予所闕者「貞」耳！竹如以一「

耐」字教我，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，以漸幾於能「貞」。……

寫字時，心稍定，便覺安恬些；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靜，所以致病也！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；以後卽以此養心。（癸卯正月）

萬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轉覺安定；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，何嘗能稍自立志哉？（癸卯二月）

記云：「君子莊敬，日強。」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蔽，欲其強，得乎？譬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則撥矣！是知千言萬語，莫先於立志也！（癸卯二月）

唐先生言：「國朝諸大儒，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，最爲正大篤實，雖湯文正猶或小遜；李厚庵方望溪，文章究優於德行。（癸卯二月）

夜讀楊園先生集，中有數條，如破我伎求之私，當頭棒喝。（癸卯二月）

讀楊園近古錄，真能使鄙夫寬，薄夫敦。（癸卯二月）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無恆者，皆助長之念害之也！本日因聞竹如言，知此事非疲人所能勝；須是剛猛，用血戰功夫，斷不可弱。二者不易之理也！時時謹記。朱子語

雞伏卵，及猛火煮二條，刻刻莫忘。（癸卯二月）

凡讀書，有爲人爲己之分；爲人者，縱有心得，亦已的然日亡。予於杜詩，不無一之見；而批點之時，自省良有爲人之念，雖欲蘊蓄而有味，得乎？（癸卯二月）

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，凡事皆然。然人定亦可勝天，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。如知人之哲，友朋之投契，君臣之遇合，本有定分；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。故曰：『命也！有性焉！君子不謂命也。』（癸卯二月）

鏡丈言：『讀書有心得，不必輕言著述。注經者，依經求義，不敢支蔓；說經者，置身經外，與經相附麗，不背可也！不必說此句，卽解此句也！』（癸卯二月）

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，讀之使人忠義之氣，勃然而生，鄙私之萌，斬焉而滅。甚矣！人之不可無良友也！（癸卯三月）

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。此縣縣者，由動以之靜也！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，而萬物育。此穆穆者，由靜以之動也！由靜之動，有神主之；由動之靜，有鬼司之，終始往來，一敬貫之。（辛亥七月）

龜子曰：「美成在久。驟而見信於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；驟而得名於時者，其爲名必過情。君子無赫赫之稱，無驟著之美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成厥功，使人不覺。」則人之相孚如桃李，不言下自成蹊矣！（辛亥七月）

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，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，於是乎言足以與，默足以容；否則，嶢嶢易缺，適足以取禍也！雅量雖由於性生，然亦恃學力以養之；惟以聖賢律己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度量閎深矣！（辛亥七月）

知己之過失，卽自爲承認之地，改去豪無吝惜之心；此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便是此等處，磊落過人。能透過此一關，寸心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膠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。（辛亥七月）

有義理之學，有詞章之學，有經濟之學，有考據之學。義理之學，卽宋史所謂道學也！在孔門爲德行之科；詞章之學，在孔門爲言語之科；經濟之學，在孔門爲政事之科；考據之學，卽今世所謂漢學也！在孔門爲文學之科。此四者，闕一不可。予於四者，略涉津涯，天質魯鈍，萬不能造其奧窔矣！惟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從事，庶以漸磨之久，而漸有所開。義理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，「四子書」，曰「近思錄」。詞

章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「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」；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！經濟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，「會典」，曰，「皇朝經世文編」；「考據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四書焉：曰，「易經」，曰，「詩經」，曰，「史記」，曰，「漢書」。此十種者，須要爛熟於心中。凡讀此書，皆附於此十書。如室有基而丹牘附之，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；如雞伏卵，不稍歇而使冷，如蛾成垤，不見異而思遷。其斯爲有本之學乎？（辛亥七月）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；頤，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；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慾；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；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於人。頤以養身養德，鼎以養心養腎，尤爲切要。（辛亥七月）

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：「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；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」（辛亥七月）
治家貴嚴。嚴父常多孝子；不嚴，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，而流弊不可勝言矣！故易曰：「威如吉。」欲嚴而有威，必本於莊敬；不苟言，不苟笑。故曰：「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謂也！」（辛亥七月）

書味深者，面自粹潤；保養完者，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以僞爲；必火候既到，乃有此

驗。(辛亥七月)

盜虛名者，有不測之禍；負隱隱者，有不測之禍；懷伎心者，有不測之禍。(辛亥七月)

除却進德修業，乃是一無所恃；所謂把截四路頭也！若不日日向上，則人非鬼責，身敗名裂，不旋踵而至矣！可不畏哉？(辛亥八月)

顏泉明尋求姑姊妹，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；且斂袁履謙之衣衾，與其父臬卿同。盛德之事，足以貫日月矣！(辛亥八月)

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，見信於君父，見信於外人，皆絲毫不可勉強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推漸移，而成歲功；自是不可欲速，不可助長。(辛亥十一月)

窒慾常念男兒淚；懲忿當思屬纊時。(辛亥十一月)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；陽惡曰忿，陰惡曰慾。治身之道，必防其患；剛惡曰暴，柔惡曰慢。治口之道，二者交惕；曰慎言語，曰節飲食。凡此數端，其藥維何？禮以居敬，樂以導和。陽剛之惡，和以宜之；陰柔之惡，敬以持之；飲食之過，敬以檢之；言語之過，和以斂之。敬極肅肅，和極雍雍。穆穆綿綿，斯爲德容。容在於外，實根於內。

● 靜交養，脾面盎背。(孟子題)

余生平雖頗好看書，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，參預其間。是以無孟子深造，自得一章之味；無杜元凱優柔，饜飮一段之趣。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，無一事有成。今雖暮齒衰邁，當從「敬靜純淡」四字上痛加工夫。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，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，亦稍足自適矣！(孟子)

處逆境之道，惟西銘「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！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！」等句，最爲親切。(孟子)

偶作聯語以自箴云：「禽裏還人，靜由敬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極樂生。」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，一本論語澁水曲肱章之意，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。

本朝博學之家，信多閎儒碩士，而其中爲人者多，爲己者少。如顧閎並稱：顧則爲己，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江戴並稱：江則爲己，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段王並稱：王則爲己，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方劉姚并稱：方姚爲己，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其達而在上者，李厚庵、朱可亭、秦味經，則爲己之數多；紀曉嵐、阮芸台，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學者用力，固宜於幽獨中，先將爲己爲人之界，分別明白；然後審端致力，種桃得桃，種杏

得杏。未有根本不正，而枝葉發生，而自鬻茂者也。（戊午十一月）

邵子所謂觀物，莊子所謂觀化，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。須要放大胸懷，游心物外，乃能絕去一切繳繞，鬱悒，煩悶，不甯之習。（戊午十一月）

讀書之道，朝聞道而夕死，殊不易易。問道者，必真知而篤信之；吾輩自己不能自信，心中已無把握，焉能問道？（己未二月）

胸襟廣大，宜從「平」「淡」二字用功。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；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日闊。（己未二月）

傍夕，與子序登樓，論老年用功，不可有驕氣，暮氣。（己未三月）
念不知命，不知禮，不知言三者，論語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之義，則幾庶可爲完人矣！（己未三月）

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，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，不在高處，而在平處；不在隆處，而在汙處。汙者，下也！平者，庸也！夷尹之聖，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！宰我之論堯舜，以勤業，而隆孔子以並無勤業而汙；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，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；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，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，出不拔，而自

處於汙。以汙下同於衆人，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！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！（己未三月）

讀東坡「但尋牛矢覓歸路」詩，陸放翁「斜陽古柳趙家莊」詩，杜工部「黃四嬢東花滿蹊」詩，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，毫無渣滓，何其大也！余飽歷世故，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，何其小也！沈吟玩味久之。（己未四月）

思夫人皆爲名所驅，爲利所驅，而尤爲勢所驅。當孟子之時，蘇秦張儀公孫衍輩，有排山倒海，飛沙走石之勢，而孟子能不爲所搖。真豪傑之士，足以振厲百世者矣！（己未五月）

爲人之道有四知，天道有三惡。三惡之目：曰天道惡巧，天道惡盈，天道惡貳。貳者，多猜疑也！不忠誠也！無恆心也！四知之目：卽論語末章之知命，知禮，知言，而吾更加以知仁。仁者，恕也！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恕道也！立者，足以自立也！達者，四達不悖，遠近信之，人心歸之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禮云：『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。』達之謂也！我欲足以自立，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；我欲四達不悖，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！孔子所云：『己所不欲，勿